

子規的畫



長谷川君和我	061
火盆	069
我和鋼筆	075
暖夢	081
信	087
致虛子君	107
處女作追懷談	115
我的個人主義	123
留級	159
入社之詞	169
我的過去	175
模仿與獨立	183
現代日本的開化	213
已逝的學生時代	229

子規所作的畫，我手頭僅有一幅。為了紀念這位亡友，我將它長期珍藏於袋子中。年復一年，有時我甚至完全忘記了袋子置於何處，近來忽然想起，為了避免搬家時遺失，便決定將它送去裝裱店做成掛軸掛起來。於是，我抽出存畫的袋子，揮去灰塵，仔細查看，只見畫兒還是原樣，潮乎乎地折成四折。袋子裏除了畫，還有幾封以為早就遺失了的子規的來信。我從中挑出兩封：一封是子規寄與我的最後一封信，還有一封時日不詳的簡短的信。我把畫夾在兩封信之間，一起拿去裝裱了。

子規的這幅畫畫的是插在花瓶中的東菊，構圖極為簡單，旁邊還加了幾句註釋：「此乃余之行將枯萎之際所作，畫技拙劣，實為病情所致，如有有疑，可自行曲肘而畫。」看來子規自己也認為這畫並不理想。子規畫這幅畫時，我已離開東京。因此，他又題了一首和歌，隨畫一併寄到熊本來：「君居肥國^❶遠，歸期未有期。心懷相思意，共菊盼君歸。」

我把裱裝好的畫掛在牆上仔細端詳，落寞之感油然而

❶ 肥國：日本肥前、肥後兩國的古稱。狹義上講，是舊時肥後國（今熊本縣）的雅稱。



生。畫中東菊只開了一朵，另有兩朵花蕾。數數葉子，總共才有九片。花、莖、葉、花瓶僅著三色。圖案的周圍是一片白色，加之裱裝使用的絲絹是冷色系的藍色，所以怎麼看都覺得寂寥難耐。

從畫中運筆、著色可以看出，子規為了這幅簡單的花草煞費苦心。區區三枝花，他至少花費了五六個小時。如此費心費力之舉竟然完成於他罹患重病期間，顯然，他是下了相當大決心的。而這與他作俳句、和歌時信手拈來的風格相去甚遠。我暗自思忖，也許是因為子規初學繪畫時，聽不折^❶他們說繪畫需要努力寫生，便果真在一草一木上踐行起來。子規是忘記了將自己在俳句上已經悟得的方法用在繪畫上呢，還是尚無能力運用呢？

子規的東菊，體現了他稚嫩的技法和認真的態度。他那洋洋灑灑、立馬萬言的敏捷才思，在繪畫中表現的卻是筆鋒徐緩、呆滯生硬。想到這裏，我不禁笑了。虛子來看這幅畫時，曾對子規的畫大加讚賞。而我當時反駁說，憑子規的智慧和才氣，耗費了那麼多時間和心力，竟畫得如此平淡無奇，可見其無以掩飾之「拙」。然而，子規認真

❶ 中村不折（1868-1943）：日本美術家、畫家，正岡子規生前好友。

貓之墓

作畫，絲毫沒有流露出厭倦之意。著眼沉穩踏實的創作手法，子規的畫無疑體現了其愚直之妙。在一筆一劃的勾勒中，他自知並非妙手丹青，所以盡捨捷徑，堅忍地貫徹嚴格的塗抹主義，故，他的畫作難脫一個「拙」字。

不管是作為普通人，還是文學家，子規都是一個與「拙」字無緣的聰明人。和他交往的每一天，我都沒有機會嘲笑他的「拙」，就連欣賞他「拙」的瞬間都未曾有過。在他離世十年後的今天，從他特意为我畫的這枝東菊中，我切實發現了他的「拙」。不論是讓我發笑，還是讓我折服，對此，我都產生了莫大的興趣。這幅畫的確讓人感到孤獨寂寥，若是可能的話，惟願子規能將其「拙」再發揮得渾厚些，權當是對寂寥之感的補償吧。

（張建宇 楊曉鐘 譯）



自移居早稻田以來，我家的貓便日漸消瘦，也不願同孩子們玩耍了。牠時常前爪並齊前伸，支撐著方方的腦袋，臥在陽光照射下的外廊裏，一直呆呆地望著院子裏的花叢，一動也不動。任憑孩子們在牠身旁如何喧鬧，牠始終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。漸漸地，孩子們也疏遠了這個昔日的玩伴，對牠完全不理不睬了。甚至連女傭也只是將牠的三餐往廚房角落一放，不怎麼管牠了。可是，那些食物大多被附近那隻肥大的三花貓吃掉了。我家的貓對這一點兒也不惱怒，更不見有爭奪的意向，只是靜靜地臥著。然而，那睡相卻絲毫沒有舒暢的感覺，與伸長了身子，盡情地享受陽光時的樣子完全不同，牠好像已經失去了動的氣力——這麼說似乎仍不足以形容牠的狀態。牠慵懶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。靜則岑寂，動則越加岑寂，牠看起來好像一直在極力地忍耐著什麼。牠的眼神始終遊離在院子裏的花叢中，可是牠恐怕連樹的枝葉形狀都已經無法分辨清楚了。只是那雙黃色泛著青灰的雙瞳一直茫然地落在某處。如同家裏的孩子無視牠的存在一樣，牠好像也無視了世間的存在。

偶爾牠也會出去一下，但只要一出去就會被附近的三花貓追趕。每次都被嚇得躡上外廊，撞破緊閉著的紙拉



門，逃到火爐旁來。也只有這個時候，我們才能感覺到牠的存在。恐怕牠自己也只是在這個時候，才能真切地感覺到自己還活著吧。

如此反覆多次，牠原本長尾巴上的毛也漸漸地脫落了。最初還一塊一塊地呈斑狀脫落，後來竟脫得露出了紅色的皮膚，可憐兮兮地耷拉著。牠似乎已經厭倦了這世間的一切，只是精疲力竭地蜷曲著身子，不停地舔舐著疼痛的地方。

「喂，你看貓這是怎麼了。」我問妻子。而妻子極其冷淡地回答道：「噢，老了嘛。」見妻子這樣，我也乾脆不管了。

不久，牠又出現了新的問題，老是把吃下去的東西往外吐。只見牠的喉嚨那裏急促地上下蠕動著，發出很痛苦的聲音，那種聲音既不是打噴嚏又不像打嗝的。雖然牠很痛苦，但是我們也想不出任何辦法。只要看到牠這樣，我們還會把牠趕到外面去。因為每次牠都會吐得蓆子上、被子上到處都是污物。就連我們專門為客人準備的八端綢坐墊也被牠弄得污穢不堪。

「真是沒一點辦法啊。是不是腸胃出問題了，你去化點寶丹水給牠喝喝吧。」

妻子沒搭理我。

過了兩三天，我問妻子有沒有給貓喝寶丹水，妻子回答說：「喂了也沒用，牠根本就不張嘴，」隨後她又加了一句說，「給牠魚骨頭吃，也都吐了。」我不禁愠怒地說：「那就不要給吃的好了。」說完便悶頭看起了書。

貓不吐的時候就像往常一樣老老實實地臥著。這段時間，牠一動不動地竦縮著身子，無比窘迫地蜷在外廊裏，似乎就借著身子那麼大點地方支撐著自己。牠的眼神也有了些許的變化。起初，停留在近處的視線中好像顯映著遠處的東西一樣，心灰意懶中還有那麼幾分沉靜。不久，牠的眼神便異樣地遊離起來。眼中的神色日漸消沉，就像太陽落山後那微弱的閃電，黯淡無光。

看著牠這樣，我就那麼置之不理。妻子似乎也沒有對牠多加關懷。孩子們甚至更是忘記了牠的存在。

一天夜裏，牠臥在孩子被褥的一角。不一會兒，牠開始發出呻吟聲，那聲音就像自己捉的魚被沒收感到委屈時發出的那樣。聽到貓發出這樣的聲音，只有我一人覺得不對勁。孩子在熟睡著。妻子專心忙著做針線活。沒多久，貓又呻吟起來，妻子這才放下了手中的針線。我便說：「這是怎麼了，要是半夜咬了孩子的頭，那可不得了啊。」「怎

麼可能。」妻子說著便又去縫汗衫的袖子了。貓就這樣時不時地呻吟著。

第二天，牠臥在火爐旁又是呻吟了一天。我去泡茶或拿燒水壺時看見牠，總是覺得心裏有些不是滋味。但是，到了夜裏，我和妻子都忘了貓的事情。

貓其實就是在那晚死的。早上女傭去裏面的雜物間去取柴火的時候，發現牠倒在舊灶上面，都已經僵硬了。

妻子特意跑去看牠，並且一改往日對牠的冷淡，竟突然嚷嚷了起來。她託經常出入我家的車伕買來一塊四方的墓碑，說讓我寫點什麼。我在正面寫了「貓之墓」，在背面寫上了「九泉之下無雷鳴之夜」。車伕甚至問就這樣埋掉是否妥當，還惹來女傭一頓奚落：「難道還要火葬不成？」

孩子們似乎也忽然間疼愛起貓來了。他們在墓碑的兩側放了一對玻璃瓶，裏面插滿了胡枝子的花。還用茶碗盛著水放在貓的墓前，並且每天都會更換花和水。

之後第三天的黃昏，我那即將滿四歲的女兒——我是從書房的窗子看到這一幕的——獨自來到貓的墓前，呆呆地盯著貓的墓碑看了一會，便用手裏拿著的工具湯勺，去舀供碗裏的水喝。寧靜的黃昏時分，那浸著飄落的胡枝子花的水珠，無數次地滋潤了愛子的咽喉。



每逢貓的忌日，妻子定會盛一碗飯，飯上面鋪著小片鮭魚片和乾鰹魚片，供奉在貓的墓前，直到現在也未曾忘記過。只是如今，不再拿到院子裏去了，變成放在餐廳櫥櫃上面了。

（習丹 楊曉鐘 譯）

蛇



當我拉開柵欄門來到馬路上時，大大的馬蹄印中已經積滿了雨水。我腳踩在泥水中，每走一步都會發出撲哧撲哧的聲響，腳踩下去拔也拔不出來，以至於我都不想抬腳邁步。由於我右手提著水桶，行走非常不便。為了調節上半身的平衡，我甚至每每想扔掉手裏的水桶，好不容易才能站穩腳跟。終於，在我行將摔倒之際，我還是把水桶撲嗤一聲丟在淤泥裏，撲倒在了水桶的把手上。這時，我抬頭望去，看見叔叔正站在我前方兩米左右的地方。他披著蓑衣，肩膀後面垂著一張三角形的網。只見他頭戴的大斗笠稍稍動了一下，似乎說了句：「這路真糟糕！」便走進茫茫雨幕裏。

立於石橋上向下俯視，只見黑黢黢的河水沖刷著水草向前翻滾而去。平日裏，這條河的水位漫不過腳踝三寸，河底那長長的水藻輕輕搖曳，美麗動人。而眼下，河底淤泥上翻，河面雨滴拍打，一上一下地在水裏形成連續不斷的漩渦。叔叔緊盯著漩渦看了一會兒，低聲說：

「捉得到。」

我們走過石橋向左轉。河水打著漩在綠色的田野裏蜿蜒而去，沒人知道它將流向何方。叔叔和我順著流水前行了大約一百來米，在一片廣闊的水田中站定。放眼望去，



天地間白茫茫一片，只有我們兩個孤獨的身影和漫天的雨幕。叔叔從斗笠下看了眼頭上的天空，烏雲如同茶壺蓋，將整個天空遮擋得黯淡無光，惟有密密麻麻的雨滴似斷了線的珠子從空中落下。靜立不動時，嘩嘩啦啦的雨聲充斥耳際。這聲音既有雨點拍打在蓑衣和斗笠上的啪啪聲，也交織著雨點落在周圍水田裏的咚咚聲，甚至雨水沖刷遠處貴王森林^❶裏的沙沙聲也混合在一起。

森林上方，重重疊疊的烏雲壓在杉樹樹梢上，眼看著似將落入林中。

我回過神來，開始俯視腳下，發現漩渦從上游不停地沖過來，並且流速突然間加快了許多。想必是貴王森林後面的池水也已接受了森林上方那厚重烏雲的洗禮。叔叔再次緊盯著旋轉的漩渦，信誓旦旦地說：

「捉得到。」

過了片刻，叔叔穿著蓑衣下了水。河水雖急，但並不十分深，站著時只齊腰部。叔叔站在河的中央，面向貴王森林，將扛在肩上的漁網逆流撒在了河裏。

嘩嘩啦啦的雨聲中，叔叔和我屏氣凝心地盯著洶湧而

❶ 貴王森林：村裏的一片森林，村民對其有敬畏之心。

來的激流。我暗自揣測：「那漩渦下，從貴王池方向一定有魚兒被河水沖過來，如果運氣好的話，就能捉到大魚。」

與先前相比，此刻的河水更加渾濁。雖說僅僅根據河面的動靜，根本無法判斷有什麼東西游過河底，可我依然目不轉睛地盯著叔叔沒入水中的手腕，靜靜地等待著他突然收網。可是，手腕卻一直沒動。

雨勢越發迅疾，河水翻捲著從上游蔓延過來，顏色也越來越深。就在那烏黑的急流快速穿過眼前時，似有某種東西一閃而過。匆匆一瞥，我便感覺那是個很長的東西，想必是條大鰻魚。

叔叔逆流而立，緊握網柄的右手突然從蓑衣下猛地甩到了肩部。緊接著，只見那長物離開了他的手，在灰暗的雨幕中，如沉重的繩子般劃出一道曲線，落在了對面的堤壩上。就在那瞬間，一條蛇怒氣衝衝地從草叢中伸出長長的脖子，緊緊地盯著我們叔侄二人。

「你給我記著！」

隨著吼聲，那條蛇迅速消失在了草叢中。只見叔叔臉色鐵青，愣愣地盯著蛇剛才被甩落的地方，一動不動。

「叔叔，『你給我記著』那句話是你說的嗎？」

叔叔這才轉過身來，低聲回答：「我不知道是誰說的。」

時至今日，每當我跟叔叔重提此事，他都一臉詭異地說他不知道那句話是誰說的。

（王寧 楊曉鐘 譯）

